

# 屋檐下的老镰刀

李德禄

## 流金岁月

我家有一把老镰刀，那是爷爷留下来的农具，到了父亲手里又继续使用，一直到父亲去世，这把镰刀一直留在家里。它劳累了几十年甚或近百年，如今它老了，显得有些驼背弓腰，我们没有嫌弃它，几次搬家迁居，扔了不少陈旧物品，却始终舍不得扔掉这把镰刀。农闲时，就把它收起来，擦拭干净后，挂在屋檐下的墙上。

一把镰刀活得不容易，从春至秋，割除蒿草、披荆斩棘，不论坡冈平野，还是田间地头，它都威风凛凛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它和爷爷、和父亲，像战友、像兄弟，总是甘苦相随，患难与共。这把镰刀历经风雨，顺应农时的沉稳脾性，闲时静静地垂挂墙上，像劳累的爷爷、疲惫的父亲，进行暂时的休养歇息。风吹镰动，它好像嘟囔着什么，仿佛父亲解乏的呼噜声，又像是庄稼梦境的呓语。然而，一旦进入劳作的季节，它便目光炯炯，同心戮力地适时出击。自从它落户到

炊烟缭绕的农家，从第一次接触到爷爷布满老茧的粗糙之手，便植入了扎根热土，为农家服务的职责，直到父亲接手后，它依然不怨不悔，鞠躬尽瘁地执着着自己的使命。

到了我这辈儿，由于上学、当兵、工作，老镰刀无暇使用，便闲置起来，长期挂在屋檐下，身上也显露出浅浅的锈痕。老镰刀，原本是块生铁，在熊熊炉火的高强度烧烤中，经铁匠在砧板上的反复敲打锻造，从成型到蘸火的那刻起，它完成了生命的伟大跨越，烈火、汗水赋予了它挥斥方遒的功能，使其成为农事活动的利器。它内敛起靛蓝的光泽，卧身商家的柜台上，耐心地等候着主人的来临，自从被爷爷认领后，便在浩荡的胆气中，孜孜不倦地磨砺出辉煌的岁月。镰刀与爷爷的过往，我不得而知，但它与父亲休戚与共的经历，却是我亲眼所见。

父亲把水滴洒在青灰色的磨刀石上，双手握住镰刀，将刀口平放在石头的凹处，一个劲儿地来回推拉，随着石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，其刀口被磨得锃光瓦亮，擦掉出它内蕴的斗志和在田野中开疆拓土的彪悍。父亲竖起拇指试其锋芒，脸上露出

心满意足的微笑，像孩子似的抡着镰刀，挥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弧形圈儿，然后喜滋滋地别在腰间，昂首阔步地走进山野田园。镰刀显得有些自鸣得意，那是被主人认可的骄傲，刀身淌下的水滴，犹如激动的泪水，父亲心里的喜悦溢于言表，那种踌躇满志的沉默，胜过了千言万语。自那刻起，他们成了非同寻常的朋友，劳作的激情在他们之间风起云涌。

镰刀，与其他农具一样，是乡间的传统农具，一经土地和作物的开光，便神情亢奋，一脉相承的操劳和刻骨铭心的经历，使其成为我家族中光荣而亲情的一员。当看到它割下的成堆谷草，看到那些小麦、谷子、高粱、玉米的草秸，我打心底感谢这些农作物和蒿草，因为它们成就了镰刀和父亲的深度默契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父亲用镰刀砍杀过日本鬼子，这使它它与父亲之间的情谊更加炉火纯青，辛勤的劳作，庄稼得丰收，镰刀仿佛得到丰硕的回报。

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每逢节假日都去生产队里劳动，俗话说“麦熟一晌”，小麦齐刷刷地黄了，摇曳着大地的骄傲，参差了庄户人斑斓的梦想。开镰了，我手提这把镰刀，

大步踏入麦田，和小伙伴较着劲儿地开割起来。我把刀刀倾斜地置于小麦根部，刀背紧紧贴住地皮，随着“嚓嚓”的收割声，我纵横捭阖，往来穿梭，小麦一片片为之倾倒。镰刀，就像赛马场上奔驰的骏马，刹那间便冲在前面，我心中丰收的喜悦和不甘人后的心理，被它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歇息时，我抚摸着闪光耀眼的刀刃，感谢它的威武助力，突然，一个小伙伴跑过来，触碰到我肩头，锋利的刀刃划破我的手指，鲜血流下来，滴在刀面上。顿时，镰刀显得很愧疚，水滴仿佛它是委屈的泪水，似乎在对我说对不起。

退休后，我长期在老家居住，邻居让出一块自留地让我打理，我重新拾起父亲用过的镰刀，如今的它，尽管刀喙有点发黄，浑身锈迹斑斑，刀刃却依然锋利如故。我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在磨刀石上反复推拉，除锈迹、开利刃，老镰刀依然锋利如故，照样继续着其风尘的骨性，同我一起出没于垄亩蓬草之藪，俯仰于世俗烟火之间，重新拾回昔日如火如荼的日子，镌刻出农事的豪放与遒劲。老镰刀，耿直刚健，坦率卑微，却从不拖泥带水；信念坚定，堂堂正正，尽

管比不上逐日的夸父、补天的女娲、填海的精卫，但作为大地的忠诚守卫者，它义无反顾地延续着农业文明的薪火相传。

春光明媚，我走入了闲置了多年的地块、田地里，被半人多高的蒿草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不见土色，我挥动着镰刀，从地边到地堰，足足用了两天时间，才彻底将蒿草割除干净。我把地边上的枯枝、荆梢儿，地堰里的秫秸杆连同蒿草码放成垛，在地堰里堆起两座小山似的草堆，上面披盖上厚厚的土层，经几天的微火慢燃，它们由灰土变成了精肥。这是镰刀的功劳，它成为我喜获丰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，它总是为历久醇香的乡情背书，总是以谦逊的仪态忙碌于乡野。

老镰刀，犹如老实巴交的父亲，总是不知疲倦地劳作于田园之中，它尽管少言寡语，却在进退之间一步一个脚印，走路走得扎扎实实。我背驮着收获的粮食、菜蔬，从田畴送至庭院，总会想到老镰刀的功绩，如今，它也成为了我的挚友，造就了我从容抚慰乡愁的资格与底气。握着它，我就像握住了岁月的风雨和乡音的呼唤，感受到叶落归根的幸福。

过了盛夏，永定河里菖蒲葳蕤蓬勃，为永定河穿上了翠绿色的围裙，给焕然一新的永定河增添了浓郁的诗情画意。

菖蒲，村里人都叫它蒲棒草或蒲草，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水菖蒲长在河流、沟渠、坑塘的浅滩之中。淡黄色的花像仰天的喇叭，那硕长的叶，似宝剑形状，“沙沙沙”的剑气挤擦间柔腻腻的水草腥气就散逸出来。它们挤满了近处水域，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；连片的菖蒲，又一直蔓延向上游、下游，视野所及，到处是它们的翠色屏障。河风吹动，蒲草泛着水淋漓的绿意，波涌浪卷，分外迷人。

欢腾的永定河水养育着茂盛的蒲草，蒲草下有成群的鱼、虾遨游，蒲草花开烂漫时，彩蝶在花丛中翩翩飞舞，绒嘟嘟的小蜜蜂在花蕊间奔忙。

自幼在永定河边长大，小姑娘时的我，放学后常挎着篮子端着水盆，去永定河边洗衣。坐在一块大石上，脚踏两块小石，面前再安置一块洗衣石，弯腰搓洗间，简直就是被摁进了蒲草的绿漩涡。身边浅水处、湿地上甚至洗衣石的旁边，从丛菖蒲在你面前摇曳，一抹抹鲜绿映入眼帘。“咕呱，咕呱……”此起彼伏的蛙声清脆悦耳，为永定河唱响了盛夏之歌。

喜欢这种水草，尽管它们叶子直立狭长，尖头薄刃，带着一种霸气，但我还是喜欢。其实，蒲草的叶脉平行，不仅耐压，且有柔韧性。在烈日似火的伏天，我和小伙伴们常用蒲草编织简易草帽遮阳；村里人喜欢剪来蒲草做绳索，包粽子时绑粽子，韭菜上市时绑韭菜。蒲草还被巧手的人，编成一些家常用具：帘子、扇子、草鞋、小筐、小篮……如今，有一种蒲草编织的花盆套，套在花盆上，抽杆有趣，富有乡野之味。

蒲草初萌芽时，水下那截芽圆饱满、肥嫩清香，剥开一层层蒲衣，露出白嫩嫩的蒲肉，真是肥嫩清香，圆润如水。

蒲草给我记忆最深的还是蒲棒。每到夏天，永定河的蒲草抱杆而立，那才是孩子们最为喜欢的。蒲棒其实是蒲草的花穗，色棕黄、形似烛，质地初时坚硬，之后蓬松，最后柔软如鹅毛，轻轻吹口气，便如蒲公英悠悠飘起来。

女孩儿爱蒲棒，至多是折几支带回家插瓶，等它慢慢羽化，再把它一支支吹掉，吹出漫天雪的意境。男孩子是用来打仗的，熟透的蒲棒，轻轻一碰，绒毛便如炸弹般散开。他们手执蒲棒，互相朝对方的脑袋击打，蒲棒就“嗖”地腾开飘飞，白花花、软绵绵的绒毛，像仙女撒花一样飘扬。我还听奶奶说过，以前我家和村里的许多农民都很贫穷，买不起棉花，冬天就用蒲棒绒絮被褥……

往事如烟，童年的记忆已经渐行渐远。如今，焕然一新的永定河及滩上的蒲草所承载的又何止是童年的美梦？

## 永定河滩上的菖蒲

耿春荣

指导教师：马淑琴 刘晖

人生将从母校的画卷中启程

带着六年的欢乐和感动

冬天是清淡素雅的水墨画

秋天是层林尽染的水粉画

夏天是浓墨重彩的油画

春天是姹紫嫣红的水彩画

都是多姿多彩的画卷

一花一树

学校里的一草一木

一对飞翔的翅膀

一对知识的翅膀

一对纯真的翅膀

母校为我插上一对翅膀

大峪二小六年级(4)班隋源

## 在母校成长

去迎接一段新的旅程

带着母校慈母般的爱

结结实实的基础

为人生奠定

扎下小树的根

在母校的怀抱里成长

我是母校用母爱培育的一棵小树

六年慈母般的关怀与爱护

六年慈母般的教诲与启迪

陪我度过六个春夏秋冬

是母亲的母

母校的母

## 母亲与母校

大峪二小六年级(4)班李典



## 穿越半个世纪的东方红隧道

张柱桂

由西六环门头沟军庄上下匝道处向西，新建的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横跨永定河上，由此一路西行穿山越岭，直达河北省。这一工程全长65公里，建设桥梁多达35座、隧道16个，工程不可谓不大。

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如今，在我国版图上，一桥飞架江河、峻岭，一隧穿过高山、海底的“中国奇迹”，数不胜数，其中很多位居世界之最。而在20世纪50、60年代，这样的奇迹不仅微乎其微，就是在崇山峻岭间开辟一条等级公路、一条铁路隧道，也实属不易，要靠大锤钢钎、手推车那种原始方式，靠坚忍不拔的“愚公移山”精神。就说1965年在门头沟区长安岭山顶(俗称黄土台)建设的东方红隧道，别看它只有500多米长，但那也是当年的杰出代表作之一。

门头沟区属太行山余脉，山地面积占全区面积98.5%，沟谷纵横，层叠叠嶂，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峰有160多座。在这群山峻岭间，古代留下的一条条商道、香道和百个古村落，见证着山区百姓劳作生活的艰辛，述说着曾经的“古道西风瘦马”曲折。20世纪60年代，党和政府为了畅通京西山区道路，缩短城乡距离，在修建109国道“三雁”段(三家店至

雁翅)时，决定在上苇甸西侧长安岭山上修建一个穿山越岭隧道。

当年建设这个隧道之初，因其位置所在取名“长安岭隧道”，建成后更名为东方红隧道。隧道开工日期是1965年7月1日，很有纪念意义，次年8月底隧道建成竣工，历时13个月。隧道所在长安岭的海拔高度270米，南侧是陡坡沟谷，东西两端是盘山公路。

那个年代在高山修建公路隧道，一是缺少电气化、数字化现代机械设备，二是绝大部分工程要靠人工锤敲钻凿、炸药爆破、肩挑手提、斗车运输，三是施工人员要在烈日寒风陪伴下吃住在山上。如此条件下打通几百米长隧道，困难和难度可想而知。据史料记载，当年设计部门曾提出两个隧道建设方案：一个是开凿山洞，那样可缩短400米盘山路，省去12处上下盘山弯道，还能减少10万方土石量，但这一方案工期长、投资大、工程艰巨。另一个方案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盘山而上的东方红隧道，这一方案是隧道开凿的隧洞短，工期相应也短，而相对盘山路要多。经有关部门综合研讨协商，最终采用了后者，先后参与施工的不仅有怀柔、房山、密云等区县民工，还有北京地铁工程兵部队官兵。

当年建成的东方红隧道，全长526.55米，洞宽8米、高5.9米，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灌注浇筑，坚实牢固；沥青铺筑隧道路面，两侧是人行安全步道，笔直通畅，照明设施完备。20世纪80、90年代，市政道路部门进一步完善、规范了隧道进出口两端延展公路上的道路标识、安全防护装置，令往来东方红隧道的车辆、游人，增加了更多舒适感和安全感。直到1998年八达岭复线公路隧道开通之前，东方红隧道一直是北京郊区最长的公路隧道。

今天，我们回望50多年前建设的东方红隧道，有的人或许会说，与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上那些隧道相比，太不足为奇了，是的，这就是不同时代我国隧道建设不同的奇迹所在。当年建成的东方红隧道，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我国公路隧道建设水平，凸显了工程建设者勇于攻坚克难的能力及智慧，而且畅通了109国道中枢节点，从时空上缩短了深山区与京城距离。忆往昔，峥嵘岁月稠，雄踞长安岭山顶的东方红隧道，虽然，在风风雨雨中穿越了半个世纪，但依然风姿绰约，在人们心目中是一道叹为观止的景观，途经那里的人们对其都印象深刻。

## 优秀地下工作者崔显堂

袁树森

革命活动过程中，崔显堂发现自己同村的同宗兄弟崔显堂是个好苗子。

崔显堂(1896年—1942年)，门头沟区田庄村人，出生于农户家庭。他年幼的时候喜欢听评书，评书中行侠仗义、除暴安良的侠义之士，对他的影响很大。在崔显堂的引导下，崔显堂逐渐走上革命道路。

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田庄地区中共党组织努力与上级党组织及党领导的军队联系。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们，也纷纷寻找保家卫国的出路。1938年的一天，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开拔到了崔显堂的家乡附近，宣传抗日救国。崔显堂的心中非常的振奋，他坚信，只要跟着共产党走，团结奋斗，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。第二天，他就动员村里的几位年轻人参加了八路军。同年冬天，经崔兆春(崔显堂的侄子，时任七区宣传委员兼田庄村党支部书记)介绍，

崔显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日伪军在1939年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的“扫荡”。为了配合八路军反“扫荡”，发动更多的父老乡亲加入抗日队伍，崔显堂按照党组织的部署，在田庄村及其附近的村子建立了农会，经常组织会员到周边村子宣讲党的政策和抗日的道理。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，田庄地区群众抗日情绪高涨，每个村都组织了儿童团，建立自卫队，站岗放哨查路条、征粮做鞋抬担架、破路割线埋地雷，样样工作田庄村都走在前列。

在日伪军的疯狂“扫荡”和封锁之下，平西根据地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。1941年，田庄地区党组织决定成立合作社，经营日用品，一方面可以方便群众，另一方面也能为党的活动提供便利，崔显堂被任命为合作社主任。在日伪军经常出没的田庄村，要办好公开营业的合作社，其中艰难

和危险可想而知。

1942年5月16日，日军在田庄村设立了据点。村委书记崔兆春找到崔显堂，郑重地对他说：“鉴于日伪军对根据地加强了封锁，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上级领导经过研究决定，为了能够更好地打击敌人，保护群众和在这一地区养伤的八路军战士，希望崔显堂当这个乡长，利用‘伪乡长’的身份进行抗日活动。”

当“伪乡长”，在老百姓的眼里那就是汉奸，是要被人骂八辈儿祖宗的，为此，崔显堂心中非常苦恼。崔兆春对他说：“你可以凭借‘伪乡长’这个合法身份打入敌人内部，侦察敌情，帮助八路军更好地打击敌人，保护我们的干部和群众。”一席话说得崔显堂思想豁然开朗。相比抗日大业，被人误解、个人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党布置给自己的

工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。于是，他就当上了“伪乡长”，开始以“伪乡长”的身份应付日军，而晚上则秘密地开展党的活动。

虽然，身为“伪乡长”，但是，崔显堂并不给鬼子办事，没给鬼子派过一名民夫，交过一粒粮食，只是以各种理由推脱，虚与周旋而已。暗地里为八路军搜集情报、筹集公粮、掩护干部、护理伤员……

1942年6月14日，鬼子抓捕了崔显堂，虽压杠子、灌辣椒水、用火烤，受尽酷刑，但他坚贞不屈，始终未吐一个字，鬼子恼成怒，残忍地把崔显堂杀害了。

崔显堂牺牲后，他的家人逃进了深山，倍受艰辛。长期以来，崔显堂的真实身份连家人都不知道。直到1978年，原七区的区委书记崔兆春回乡探亲，才揭开崔显堂当“伪乡长”之谜。经崔兆春证明，几年后，党和政府正式追认崔显堂同志为革命烈士。

## 门头沟的故事

1983年，门头沟区田庄村一位抗战时期的“伪乡长”被迫认为革命烈士，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。这位烈士逝去40多年后，他的家属和乡亲们才知晓其真实身份，他就是被淹没了4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崔显堂。

提起崔显堂，大多数人都知道，他是门头沟区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可是提起他的堂弟崔显堂，知道的人就不多了，他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22年，田庄青年崔显堂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今门头沟境内的第一位共产党员。1924年夏，他回到家乡雁翅镇田庄村，将革命的火种带回宛平大地，在秘密开展